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

十六



新刊 國朝二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一

策

廷試策一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東坡先生

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
求詳延于廷誦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傳朕之所
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
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
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畜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
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
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
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
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
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
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所憂
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
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陛
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表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
欲則雖有臯陶益稷之謀亦無自而入矣而况於踈遠愚陋者
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君乃盡言以招禍觸諱以工軀則非臣
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
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
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
人而督責之歟萬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
亦因能而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
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
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必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

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討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請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矣昔邴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各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臣願陛下百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万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脅而成之夫以斧斤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

理則斧斤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卒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陛下苟以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以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悅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財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善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為利陛下以為為義天下以為為虐陛下以為為仁天下以為為貪陛下以為為廉不勝其紛紛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谷于方人之口附會經典作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隄傷而終

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固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而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意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常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日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矣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

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天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爲之又况爲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兎首甄華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夫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贄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各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死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得

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巨而更用人耳未必忍行正秦馮誥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則士何畏而不言哉且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殆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使一日未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有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

文五十一

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且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知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目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不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目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劑決脾洗瀝胃腎

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
解縱繩墨以慕古人是猶未能察脉而欲試藥作之方其異於
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閔播之用李元平是也
至今以爲矣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
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
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
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今天下無事異同之
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
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解不可復知則
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出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
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位若猶未也則
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其稱至治者必
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
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

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言之臣以爲此不可以勝言也其施設
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以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
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
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
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
王猛而焚世仇滕席賓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
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
賢明忠智者豈非意祖於此等故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
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謀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故且其
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然
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以不如此古
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
回臣不知所統駕美詩曰謗言彼周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美不惶
假寐區區之忠望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朕稽法前王通求先志顧德弗類永惟神器之大不可為不可
執故以道蒞之夙興夜寐惟道之從祖無為之益以馳騁乎夫
下乃世無弊者也然為道在於日損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損之又損至於無為則是無弊之道損益隨之子大夫以謂如
之何而無損無益乎朕粵自初載念乘日王之緒作於白世之
下繼志述事罔敢怠忽立政造法細大不遺庶幾克篤前人之
烈推而行之間非其人挾莠角上營私背公故庠序之教雖廣
而士風彫喪理財之術益多而國用匱乏務農重穀而飢饉荐
臻禁蕞戢暴而盜賊多有比詔有司稍抑浮偽事有非利於時
弗便於民者一切更張之悉遵熙豐之舊矣蓋可則因否則革
權時之宜也揆之於道固無損益然當務之為急則因革損益
正在於今日乎予大夫詳延於廷為朕言之毋隱

臣對臣聞天下無事則苦言難入臣觀比年以來日月薄蝕兩

文五十一

十一

陽失序都城水潦則居民備糧糶淮甸旱荒則死者蔽道路四
方郡縣盜賊群起尤盛於東南頃者錢塘之砂血流通衢柵廩
小邦一夕煨燼陛下遣重兵授神算軫淵衷者今數月矣當此
之時謂天下無事可乎天下當有事之時天子下求言之策雖
孺夫孺子猶當激昂振厲以忠言讜論仰承明詔臣天資愚直
如水火濕熱不可少變間忠臣義士之風則願為執鞭見詔諫
之人不忍正視其面今乃得與海內多士望清光於九陛之下
其可飾固陋之辭以歌詠聖德而已乎然臣二親垂白生理蕭
然祿養之心莫此為急今乃以難入之言冒雷霆之威臣螻蟻
之微自頂至踵不足以當斧鉞豈不危哉獨念忠孝者天下之
大本而二者常不能以兼全祿及其親私門之福直言中病天
下之願捐私門之小福合天下之公願就令上冒天威必罰無
救身殘家破取笑士類亦臣所不恤也殺身成仁古人有之臣
何憚而不為乎故敢盡底蘊極言不諱惟陛下矜其愚焉臣

伏讀聖策曰朕稽法前王適求先志願德弗類永惟神器之重不可爲不可執故以道蒞之夙興夜寐惟道之從祖無爲之益以馳騁乎天下萬世無弊者也臣謂陛下旣明乎此寔天下幸甚何以言之蓋三代之所以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天下之大豈一人所能有天下所共有也天下雖共有而四方万里必退聽於一人者以聖人有道於此足以得天下之心天下雖欲捨是而他適有不可得者故天下歸往謂之王而孟子亦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臣謂陛下知神器之大則宜以仁恩德澤深結人心无使奸雄之人得以伺其隙則卜世卜年將有隆而无替矣夫天下之不可爲不可執者非謂其綱紀可弛法度可廢而一付之自尔也蓋綱紀不弛而聖人所以維持天下出乎紀綱之外法度不廢而聖人所以宰制天下出乎法度之外但見其內自朝廷遠及天下无一事之不理无一物之不遂人民陰受其澤而不見其爲之執之之迹

焉古之以道蒞天下者意其如是而已若曰紀綱可弛法度可廢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以是爲蒞天下之道其致大乱也必矣臣謂陛下知神器之大不可爲不可執將以道蒞之則宜立紀綱修法度无使君子小人混淆並進是非已明賞罰必之以合乎莊周九變之序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昔蓋公治黃老術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曹參師其言用之齊而齊治用之漢而漢興則惟道之從無爲之益誠治天下之要道區區一曹參尚能用之一時聲垂萬世况陛下以天縱之聖光明之季其於道有神受而心得者豈臣愚所能測識然陛下以是策臣臣得无言乎願陛下以清靜爲本以无爲爲常聲色之美觀遊之奉勿復留意則淵虛之宗將默與道會治亂之本安危之機不思而得矣以是馳騁乎天下烏往而不可哉若乃窮樓殿之美以奉上真興土木之功以蠹邦用以是爲欽崇之道非臣所敢知也臣伏讀聖策曰然爲

道日損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則是無弊之道損益隨之子大夫謂如之何而可以无損无益乎臣嘗誦書粗明損益之理願試言之夫典謨之於堯舜禹皋陶皆稱其若稽古者之爲言順之而不違也稽之爲言考之而不泥也道者亘万世而无弊故若之以盡其常事者相時而損益故措之以盡其變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古今之所同雖有至智莫能易也故言者昔大猷全於帝王建官其多寡之數不能盡合乎前代者亦惟其時而已故言唐虞稽古由是言之則無損益者道也有損益者事也然古之爲道者必貴乎日損豈道有損益哉猶之去沙礫而精金見焉捨事法形名而道真存焉所謂損者如是而已臣願陛下求道於坦然易行之地無煩聖慮於恍惚不可爲蒙之中儻以制治保邦之要道朝念而夕思之心無誤矣政事有當相時損益者新自宸衷決而行之无恤邪論之紛紛也臣伏讀聖策曰朕粵自初載念乘百王之緒

作於百世之下繼志述事罔敢怠忽立政造化細大不遺庶幾克篤前人之烈此陛下遵先王之法以有爲也夫乘百王之緒則規摹爲有傳作於百世之下則治亂爲可考乘百王之規摹而由其中考前世之治亂而爲之鑿此神考之志也陛下繼此可也此神考之事也陛下之此可也繼志述事既盡其善則立政造事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其細大不遺盖無足道恭惟國家撫有海内垂二百年祖功宗德積累深厚皇天眷佑篤生神考乃大有爲於天下累聖丕圖一日大備猶之五帝法始于伏羲而成乎堯也猶之有周十六王而武始定也巍巍成功振古鮮屢陛下出紹大統誠數千載一特也臣願陛下乘百王之規模鑿前世之治亂思祖宗積累之艱難神考致治之光美居安慮危守成若缺盤固基本愛育生靈爲宗社長久之計則所以爲前人之烈者誠不可以有加矣臣伏讀聖策曰推而行之間非其人挾萑罔上營私背公故庠序之教雖廣而士風彫喪理財

之術益多而國用匱乏務農重穀而餓饉荐臻禁蒞戢暴而盜賊多有比詔有司稍抑浮僞事有弗利於時弗便於民者一切更張之乘傳熙豐之舊矣此陛下除積年之弊以便民也夫古者當省庠遂有序則庠序之教古有之也周官之書理財居其半則理財之術古有之也文景下農桑之詔而年穀屢登太叔焚萑苻之澤而鄭盜以息則務農重穀宜無饑饉之災禁奸戢暴且無盜賊之患而今日之弊乃如聖策所謂者豈無自然而然耶臣請為陛下言之昔神宗皇帝造士以經術養士以學校然三舍之法止行於太學科率之制不廢於天下故當時之士隆節親友則競進於學校仰事俯育則求進於科率遊學校者有講習磨礱之樂處田畝者有剛勁不屈之氣卓犖之才此此相望及行法之過也則科率掃蕩而无餘三舍推行於遠裔凡為士者必遊學校斯有寸進四方貢於辟廱者歲千餘人拘縻率制動踰數年為子弟者不得從其養親之心為父兄者不得從

其營生之便求去之計功則得失之心重得失之心重則豪傑之氣消此所以庠序之教雖廣而士風彫喪也國家開疆拓地遠過三河其水土所生不為不廣耕鑿之力不為不衆則財用之之誠非所慮祖宗以來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官無冗員朝无濫賞故都内有貫朽之錢太倉有紅腐之粟十餘年來學校養士其費不貲增官置局日以冗濫臣僚賜第十常二三賞典之行動以萬計內外幣藏之積為之一空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縱有厚獲隨即不繼是猶寔危以江淮之流豈不謬哉此所以理財之術益多而國用匱乏也饑饉荐臻以氣之不和盜賊多有以民之失業盖天地之所以生育庶物者以氣氣之所以和者以人人受天地之中氣陰陽之和以有生者也其精神心術與天地相為流通故古之論人和者必終之以天地之和應今元元愁苦顛號弗聞盖有年矣如是而欲人和歲豐豈不難哉常入之情倉廩是然後知禮

節衣食足然後知榮辱使其倉廩不寔衣食不足因之以饑饉迫之以重斂其勢不爲盜賊無以自全使天下皆怯懦孺子則氣息奄奄坐以待盡使其間有一姦猾之人智術足以籠愚語言足以鼓衆則囑衆林麓動踰千百無足怪者今東南之寇可以龜鑑矣然此四事不當歸咎於法旣不歸咎於法則朝廷之間必有注其咎者矣聖策謂推而行之間非其人狹姦罔上營私背公則陛下固已知其人矣知其罪而罰不加焉臣愚所以不識也臣嘗謂君之於臣患不知其姦知其姦而不能罰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何以言之蓋不知其姦則彼猶懼其知也知其姦而不能罰復何懼哉漢唐之君所以長跋扈之風啓僭逆之釁者常以此也臣願陛下明指其人正名定罪上以安宗廟下以謝生靈爲万世臣子之戒豈不臧哉伏讀聖策曰可則因否則革權時之宜也揆之於道固無損益然當移之爲急因革損益正在於今日乎予大夫詳延于庭其爲朕言之无隱此陛下

謙冲退託智不自震而策臣等以因革之所宜也夫權時之宜古有定論道無損益臣亦略陳於前矣敢以可否因革之說而辭焉事孰爲可民心以爲可者因之可也事孰爲不可民心以爲否者革之可也陛下試歷考古先哲王之所爲必無出於此矣臣觀去歲及秋之交陛下屢發德音無非所以抑浮僞當時仰而讀之者歡呼鼓舞咸異其復見太平而此者季校之法一遵熙豐之舊多士之論无不稱快則今日之事可因可革宜不論而知矣恭惟皇帝陛下出神夫之本宗應帝王之興起知神器之大不可爲不可執故以道蒞之因時損益无必先我上遵先王之法下除積年之弊而又謙冲退託訪臣等以今日之所宜雖堯舜之用心不足過也臣欲稱述盛美盡歸報之誠而才疏學淺無以伸其家性區區之思可以貫日月而動金石故所以仰酬大問者持此而已嗚呼極言不諱者人臣之盡忠包容荒直者聖人之盛德臣之所以自處者可謂忠矣陛下所以處臣者宜如何焉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一
策

廷試策二

御試策一道

陳之翁

臣對臣伏觀熙寧之初更張之始綱紀法度煥然一新聖意所及必期於唐虞三代所以憂勤夙夜膏饔而不倦者可謂至矣然而法令之下未徧於四方而奉承之吏鮮有識陛下有為之意者至於矯揉之術無所不盡然後以材而御事者乃始有可觀者焉以臣之所見於今而因考上世之得失則人材之不足於用果非治世之所患也唐虞三代之治後世皆無以過焉而論其人材則自唐虞成周而外雖夏商之間文武之後固已不及而況於後世之紛紛者乎然而周之人材不逮於唐虞而其治不媿於成周夏商之人材不逮於成周而其治不媿於成周要其成功皆號極治然其致理必有其道而人材之所以或盛

或不足者必有其說此宜聖問之所以有及於多士者也如臣之愚何足以知此然考之舜典以觀虞舜之治是舜常得成材而用也至於後世徒見成材之備於唐虞而不求其所以致之之術因以謂人材之盛不在乎教養作成之所致而在於博取兼用以待其自成而已勞於求賢而賢者愈遠切於圖治而治効愈疎是以未知成周之所以治者乃出於作成之効也蓋人君之所以類為邦本之固者以有四民而已矣而四民之業皆有教焉處士於庠序而教之以道處農於畎畝而教之以耕百工之在官府也商賈之在市肆也莫非有以教之也而四民之所以各從其教者有士導之而已故四民之有士猶衣裳之有冠冕也猶木水之有本原也善治其本而未從之矣故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然其德足以處君子之位者非士而可乎是農不可以無士也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者之為用法度寓焉有其德而足以知法度之意非士而可乎是

工不可以無土也天之所生地之所產有其材者皆以為利非
商賈不能致之非義不足以和之然則有其德而足以知和義
之利者非土而可乎是商不可以無土也農與工商不可一日
而廢於天下而三者之民則又不可一日而無事焉先王之所
以尊賢士者為此而已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周家之所以治
也是以水土之平百穀之殖則亦可考於司徒動植之和禮樂
之成則亦可考於宗伯至於五典之所以為教五刑之所以為
威雖異於唐虞之迹而六職之所行則亦無愧於九官之功雖
無禹稷而土穀之利未嘗不興雖無皋陶而天下之惡未嘗不
去亦何必待人之成材而用邪如必待人之成材而後可以為
用則世亦何待於聖人之在上者哉是以唐虞三代之君其所
以自為於上者莫不相期於心術之內故人材衆寡雖或不同
而要其為治之効則豈有不合者哉夏商之間所以班於唐虞
成周之治者如此而已矣若夫文武之後則收功享治者不出

於成康之時後之可取者宣王而已成王有大誥之戒而用其
議者取決於十夫之論宣王有中興之功而成其治者惟有賴
於山甫之力當時之人材可謂少矣然成王之所以自為於上
者不以謙謙則十夫之言已足以為衆宣王之所以自為於上
者有任使之誠心故仲山甫一人之力而不可以為寡然則成
王之十夫宣王之仲山甫固所謂傑然者也使二君之所以自
為於上者不得其道則亦烏知其所以與傑然者而用之哉上
有自為之君下有傑然之臣固以不足之材治有餘之事而亦
足以濟有為之功也然則二帝二王之治亦可以粗見於此矣
若乃自籟秦至於五代其所與所為及乎所成之功則人材所
繫固亦可考而知焉蓋周之諸侯并為六國六國之亡今為秦
秦有天下而遂變周公之法掃蕩儒術而養成劉項之勢楚漢
之雌雄決於垓下而秦之社稷遂歸于漢漢之四百餘年至於
許昌之後而劉氏之天下乃為三國司馬炎建號為晉以并曹

氏孫皓之吳繼蜀而亡太康之初天下遂一而建始之末則晉以至寔亂而自元帝渡江而後百有三年而為宋宋六十年而為齊齊二十四年而為梁梁又二十四年而為江左之陳江左之陳與中原之周皆歸於隋而天下又一隋氏兩傳而唐取之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天寶以後禍變相繼卒成五代之亂我宋興起而一新萬代之業生民之受賜自此而無窮矣若夫自五代而上其君擅天下者止於五人而霸據一方者不可勝數其得夫是非之迹興亡成敗之勢未有不繫於人材者也是以六國縱橫政去周室詐偽相欺強弱相勝當此之時而天下一之於秦秦失其鹿天下逐之關中既破而盜賊不口當此之時天下一之於漢漢室既微曹氏擅命三國鼎峙分裂山河當此之時天下一之於晉晉室之衰中原雲擾二代相持二百餘載當此之時天下一之於隋隋之天下纔四十年遂為李氏之唐然則自周衰而後天下之勢或離或合能於擾攘之際妻弱之餘

取而一之遂操人君之權者五人而已矣秦之始皇漢之高祖晉之武帝隋之文帝唐之高祖是五人者皆全有天下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所貴乎人君之位者非以其如是故耶然其國祚之長短治亂之始終有所不同如漢如唐歷世數十如秦如隋則不傳三世而遂失之也得之之易莫如漢唐失之之易莫如秦隋然則上無凋弊之秦則漢氏安得而有之上無決裂之隋則唐氏安得而有之彼秦隋之亂為漢唐君擅之資而已晉武以強有天下無異於始皇惠帝之時無異於秦隋之末而當是之時乘其弊者無沛公之材秦王之智是以知天下之勢必待至隋而後一若夫秦初之諸侯秦末之盜賊與夫霸據一方之君則紛紛紜紜不可勝論臣亦嘗言其略矣漢之衰也權出於曹氏而魏氏既立則吳蜀共起而爭之三國之君皆無定功之計而徒以地形相控權力相厭猶衆虎之相遇咆哮而俱鬪大者傷小者死然後司馬氏袒裼而取之得

之既下以道而守之又無其術是以患難相綿久而不已生民之擾未有其於晉也若夫五代之得失則梁歸於唐唐歸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五十餘年而其變若是則其所成之功又不待言而明矣蓋漢之可取者有二事焉唐之可取者亦有二事焉為邊鄙之備而能及於屯田擅天下之利而能及於平準此二事者在漢而可取者也制寓軍之法而能及於府兵正官名之繆而能及於六典此二事者在唐而可取者也自是而外則有議之而不能行者有行之而不能久者漢之限田唐之封建是議之而不能行也漢之內刑唐之義倉是行之而不能久也漢之得失如此不可勝紀而八者之是非則亦有可論者焉斷其議者或出於自為之君獻其說者或出於傑然之臣所與之是者或終於有立所為而當者或終於有成而所成之功則或在所舉或在所制臣請因八者而陳其得失以獻焉蓋屯田之議起於漢宣之時而成其利者充國之謀十有二事以

盡邊鄙之得失謀畫之利有足言者蓋先零之豪有意於湟水之北充國之計於未然而為備不貪小利欲以殄滅而為期故以萬人留屯因田致穀以軍馬一月之食支田士一歲之用不損威武之重而虜無乘間之勢大費既省而徭役豫息此所謂必擒之具不戰而自破之策也法行之後民衆實服其為法豈可少哉然則宣帝之於充國也可謂得其所與矣能取於屯田之利則可謂得其所為矣故所成之功有足言者若夫平準則洪羊議之而武帝行之政足以擅天下之財法足以合唐公之意商賈由是而不至於太盛兼并由是而不至於太寡其為法可謂善矣而世之論者皆以論梁洪羊之所議漢武帝之所行乃一時刻斂之術非先王仁義之政為此論者是未知司市泉府之列於周官也卜式之言取於揚雄則梁羊推利固有可罪之迹以其力小而任重而為之不能無過是豈平準之法果有所不善乎哉法雖良矣而人不足以舉之烏可以人而議其法

耶以洪羊得罪於揚雄而因以平準為不善之法是論者之過也然則武帝為平準之法可謂得其所為矣然以桑洪羊處之則未得其所與也故所成之功有未及焉然則為邊鄙之備而及於屯田擅天下之財而及於平準漢之二事臣既列之於前矣若夫府兵之制則唐之所建雖因蘇道之謀而法制之善則實得周公之意是以三等之兵各有定數十道之府則六百三十有四而關內之府則二百六十有一自十人之火以至於三百人之團自火之有正以至於團之校尉符契既下莫敢不行弓矢橫刀以給宿衛番給上下雖在千里之外而不知其遠也變為彊騎而其制漸壞又變為藩鎮之兵而府衛之制於是乎不可見矣當其漸壞之時衛士匿處而宿衛不給於是募士以充其選焉是以分布牙爪環列左右官府次舍具於王宮以備出入以巡晝夜雖不若宮正之所治而其法制之善不可廢也然則唐太宗之為府兵可謂得其所為矣而因得衛士以置左

右則可謂得其所與矣故所成之功有足取者若夫六典之為法則自周官既廢之後雖其文籍猶在而莫有稽而用之者惟唐之太宗師其餘意建官分職自成一代之法二十四司共攬尚書之事天下之務會於都掌之東西緝熙皇極而以為侍中之職統和夫人而以為中書之任六省既備而御史次之自太常以至於太府而列為九寺自國子以至於將作而列為五監自左右衛以至於羽林而列為十六衛職有其人人奉其職以至於天子之師傅東宮之羽衛莫非皆有其職也正觀之治為近古以是而已雖未能及合於周之六典而法制之善不可廢也故其設官之數次以七百餘員而待天下之材所與所為兩得之矣故所成之功有足取者然則制寓軍之法而及於府正官名之繆而及於六典唐之二事臣復列之於前矣若夫封之限田唐之封建則是議之而不能行者臣請論之蓋限田之不行則井田之法何由而興乎世之議者以手畫地皆能為之

井之形屈指而計皆能爲什一之數於是爲之說曰與民而不以井田取民而不以什一之制則未可以爲富民之術也然則什一之制固出於井田而井田之法豈易復哉夫三代之爲井田也行於夏商而未詳至於周官而後備爲之至難待之至久而後無不平之勢若欲以千載難成之法而遽就於一日之間雖甚愚者知其難也蓋井田不可以不復而復之不可以無漸漸復井田之制宜自限田而始也仲舒言之於漢曰井田之制雖未可復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而武帝不能用也其後師丹言井田之利雖未可詳宜略爲限名田之制止於三十頃奴婢之數止於二百人期盡三年犯者籍沒而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故仲舒則議而不行師丹則議成而寢然而師丹議欲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地欲以三年而沒犯者之田臣則以謂三十夫之地失之於太廣三年之期失之於太近收其所長棄其所短則限田之議可謂近古而善矣然漢之君於

兩人之議則不能與也於近古之良法而不能行也則所與所行兩失之矣若夫封建之議則請以三代之得而論唐之失蓋先王以海內之地制爲六服布其人民分其疆土以立夾輔之諸侯而天子所自治者惟千里之王畿而已矣五等之地無過於百里分封之法不期於異姓故諸侯有夾輔之實而王室有藩屏之賴至於春秋之時則司馬九伐之法已不復行於畿外而異姓之諸侯與周之宗盟同會而爭長然而五霸之君各挾王命以樓諸侯故昭王不復而相公問罪於楚東遷之難而晉文有力於周王室已衰之後大國有問鼎之心而同姓之諸侯猶能有助於王室至於秦有天下遂改周公之制知封建之害而不覩其利是以任其私智改之而不疑至於楚漢相持雌雄未決而韓彭彭越已受千里之封故七國之亂萌於受封之日蓋秦以六國而妄議封建之失是以至於孤立而無助漢懲郡縣之失而不知割地之太廣是以至於外重而內輕唐之君臣相

持兩端以爲議或取於漢或取於秦而蕭瑀之議終不足以專
鄭公之言是以議之而不能行也欲爲三代之治而人材不足
故其所議不足以爲致治之術則所與所爲亦可謂兩失之矣
然則漢之限田唐之封建所謂議之而不能行者臣復論之於
前矣蓋法之興廢係乎天下之治亂故先王之法不見於天下
而後世始不治矣肉刑之制三代之所自由也至於漢文則不
思而改之感一女子言而遂變先王之良法豈不誤哉蓋刑之
大者莫甚於死而大辟之輕重尚且不同成王之五百如此其
重也而穆王之二百如此其輕也故曰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而
刑罰之輕重焉可以失其權哉感一女子之言遂變先王之法
此豈所以權輕重而當世之所與所爲亦可謂兩失之矣若夫
義倉之制則唐之所建因隋之舊法而已開皇之時天下優足
粟米之積如坻如京社則有倉倉則有積雖有水旱而貧民不
至於流亡故長孫平之議則戴胄舉之而文帝之法則太宗因

之然隋至於大業之間唐至於中宗之後迫於用度不足而有
覬於里社之倉故義倉之制於是乎壞隋之得失固已不足論
而所可惜者唐氏之不能久也蓋其所與之人所爲之事其始
非不善也而不足以久其所成之功者其時然也然則漢之肉
刑唐之義倉所謂行之而不能久者臣復列之於前矣蓋自羸
秦而下有天下者不過於五人而秦與隋晉所爲所與皆不足
道故其所成之功無可言者臣所以獨論漢唐之得失而折之
以先王之道也然其可善之法則或有議之而不行既行之善
則或行之而不久故要其治功則祇足以爲漢唐而已矣若夫
霸據之術所謂一時之得足以善其一方而論其大體則不足
以施於天下劉備將堅之所與孔明王猛之所爲若此類固各
有所成之功而豈足以施之於天下哉臣所以詳論天下之政
而略於霸據之術也伏惟陛下以天地之德覆載萬類先王之
業異時而同功所以作爲法度制爲紀綱以立政教以議刑賞

而聖政所務急於人材小善寸長無所不取為司農者必責之以墾墾之政為國子者必責之以教養之事為而為寺監之吏外而為郡縣之吏莫非因材而任之至於矯揉之術訓迪之道無所不至矣而聖策所訪猶有取於唐虞三代所以致治而至於霸據一方之善亦欲聞所成之功顧臣之淺陋不足以知其萬一惟陛下赦之而已臣謹對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二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五十三
策

廷試策三

御試策一道

定庵先生

臣對曰聞策士于廷本朝故事方國家承平三歲一講謂之循故事設科舉塞人情咨或有之乃若今日夷虜侵陵生民塗炭東都破蕩重駕南巡方自紹興移蹕臨安援攘之時曾未少休而陛下於此許延布衣之士親降聖問者蓋欲當世急務與聞長計以興大業將覈其言收其用豈比平時循故事設科舉塞人情而已哉在廷之士苟不能輸忠畢慮披肝膽而吐誠實則亦何足以上副陛下求言之意乎此臣所以不愧狂斐願竭區區之愚若夫觀望畏避河諛順旨籍陛下人命之寵則非臣之所敢知也伏惟矜其愚忠臣聞聖人之德無加於孝弟故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陛下首言九廟未還兩宮尚遠夙

與少傷廢散荒寧可謂篤於孝弟矣且願陛下日夜以此痛疚于懷思所以安祖宗之靈雪父兄之讎則堯舜可以及也聖人不責無過而責改過故仲尼稱成湯曰改過不吝陛下次言憫國步之久艱悼已事之失策虛心求治不憚改圖可謂勇於改過矣且願陛下至誠罪己不事空言思所以益勳聖心力圖後效則成湯不能過也聖策曰古先辟王繼中微之世乘忠治之民其莫大亂事半而功倍少康一旅而復有夏宣王興衰而隆成周光武三年而興漢祚蕭宗再歲而復兩京是皆蒙前人之緒業成中興之功撥亂反正何其易也陛下言此蓋謂四君成功之易而今賴萬方黎獻踵戴聖躬列聖之澤未遠陛下焦心勞思不敢愛身以勤民然朝廷庶事如聖策所詢皆未就緒一何成功之難耶此非獨陛下疑之天下之人亦疑之且試論其大略夫國無常治必有亂焉身無常安必有病焉亂得人然後治病得人然後安請借身之病以論國之亂方受病之初尚社

痿理未及血脈尚在腸胃未至骨髓而得良醫蚤從事焉去其
邪毒存其正氣補養調治不使之寢深則雖重病可期於必安
苟惟不然而付之庸醫不察證候不明標本湯劑誤投鍼砭妄
攻非惟不能已病又從而害之一庸醫猶可而至于再至于三
則其病日加後雖有良醫亦不能速安矣方召亂之初人心未
離國勢未弱疆土未蹙迫財力未困竭而得賢人蚤圖任焉竭
其謀謨施其忠力經營捍禦不使之寢壞則雖大亂可期於必
治苟惟不然而付之庸人無經世之才無勝敵之策挾私害公
竊位固寵非唯不能已亂又從而傷之一庸人猶可至于再至
于三則其亂日加後雖有賢人亦不能速治矣由是觀之少康
雖承帝相絕滅之後而撫其官職故能一旅而復有夏宣王雖
繼厲王大壞之餘而任賢使能故能興衰而隆或周光武遭亂
用鄧禹寇恂等二年而興漢祚肅宗遭亂用郭子儀李光弼等
再歲而復兩京此病之一遇良醫初無所害其安也不亦易乎

陛下自即大寶慨然有為三四年間大邑數易三奸邪誤國或
畏懦無能內陵不能消外侮不能禦既遭淮甸之驚危更值苦
割之在逆禍變若與事功莫效此猶病之屢遇庸醫既遭所
傷其安也不亦難乎嗚呼今日之病甚矣固非一朝夕所能瘳
必得如盧扁者委而治之尚可善其後儻復有傷誠為難救臣
願陛下加意焉戒其所難為其所易則他日成功何患不若
彼四君邪聖策曰臣已以和戎而戎狄內侵巨聞吳秋為中國
患自古以然帝王之世懷之必有德畏之必有威未聞屈已與
之和也至漢唐雖曰和親豈能免其不叛哉唯本朝澶淵之師
既殺撻覽彼計窮力屈哀鳴請和真宗皇帝念南北皆吾生靈
不忍殘害故從而許之自是虜人懷德畏威不敢妄動今金寇
乘邊境無備長驅中原禽獸之性得利則驕我雖屈已與和彼
方桀驁自若故自靖康以來屢講和議皆憤其奸計每致狼狽
為今之策決不可和必欲遽然修車馬備器械張皇六師為渡

河討賊之計又殘破疲弊之餘力未能舉然則當如何哉亦曰
修其本而已矣車攻之攘夷狄必先修政事常武之立武事必
先有常德臣願陛下躬秉聖德施於有政朝廷之上進君子退
小人開不諱之路行至公之道凡綱紀法度號令賞罰無不允
協於先王克當於人心唯其如此故群情悅附士氣奮發以守
則固以攻則克何畏乎夷狄哉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
天下順之此之謂也臣觀太王之時狄人方強嘗走馬避之至
文王則昆夷駝矣維其喙矣蓋夷狄盛強不能長久金寇本以
蕞爾之區敢讎大邦天稔其惡滅亡可待陛下誠能修其本以
勝之臣將見四方丕變而兩河五路之民思祖宗德澤聞天子
仁聖莫不雲合響應為我助以此克復疆土迎還兩宮果何難
哉以吳之強以越之弱而越王苦身焦思置膽而嘗折節下賢
與百姓同其勞卒弊強吳孰謂陛下以中國之大行帝王之道
而不能取勝於夷狄乎此在陛下勉之而已若曰屈已以和戎

而欲其不侵臣未見其可也聖策曰招攜以弭盜而盜賊猶熾
臣聞寇賊茲茂九雖盛世不免况今遭夷虜之難州縣傷殘元元
失業盜賊乘間而起固不足怪然比年以來凡有盜賊必議招
降且茲惡之民本以貪暴為賊今一切招降或與之官或貸而
不誅彼其心以謂負罪者既未必死又因而得官何憚不為故
今日招小群明日起大群終莫能弭也此繇從前容忍之過請
夷狄方為害未暇及盜賊故因循縱弛不即勦除遂使群盜猖
狂國威愈不振且亡命之徒揭竿持挺蜂屯蟻聚雖曰衆多皆
吾民耳吾猶無以制之况能與夷狄爭鋒邪此其失策之甚者
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臣謂今日盜賊當先議討蕩渠魁
必誅脅從必赦蓋誅渠魁足以奪奸雄之氣赦脅從足以安反
側之心如此亦可弭盜矣雖然士溫舒治河內好殺行威其後
二千石欲為治盡效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龔遂治
渤海上海何以息盜賊乃言民困於飢寒而不恤故赤子弄兵

廣池治亂民如治亂繡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上從之於是郡中翕然盜賊皆罷更擇州縣之吏去其如溫舒者用其知遂者使拊循之尚何盜賊之有若曰招攜以弭盜而欲其不熾臣未見其可也聖策曰以食為急漕運不繼而廩無羨儲巨聞往年京師諸路歲漕不知幾千百萬而用度稍多亦或不足况今日經寇難西北半為賊區江淮荆湖亦遭焚劫凡所仰給惟在東南土地既迫則賦入亦少固其理也雖今日行在用度不此京師往年然軍兵之給百官有司之俸亦不為不廣幸數年間穀麥稍豐猶可支持若或一遇水旱凶荒其何以堪比朝廷所當深憂今運漕不繼廩之羨儲如令漕臣督責州縣不過重困吾民非所以固邦本也以臣計之唯節用而已陛下當此艱難養養菲薄宮廷橫費亦已杜絕然官吏之多猶未盡減如近日發運司與坑冶所入少處罷之甚善而州縣不注添差何益於事宜和靖康以來罪惡昭著或弃城投拜不忠不義之徒既

削籍流竄旋蒙恩霽稍復舊官例乞宮祠非持坐費廩給亦不足為甚謀之戒前宰相侍從今日可謂多矣實有補於國家者幾何人哉並享宮祠厚祿誠為濫恩若擇其尤者令致仕或與裁減亦省費之一端其他內外官吏慎無添差有不急者暫行併省使州縣稍稍優裕則漕運可繼如其不然將日給不暇安有羨儲哉聖策曰以兵為重選練未精而軍多冗籍臣聞祖宗盛時養兵有額訓兵有法自崇觀宣和以來閹官弄臣並掌樞府而天下軍政始壞重以靖康至今連歲軍興精兵銳卒銷散無幾而諸將所領類皆招降群盜不逞之徒其間老弱相半病亡不除故占籍雖多而可用者少今當責諸將汰其老弱豁其死亡之逃竄者然兵不貴多而貴乎精古之人能以少勝衆者皆以兵精故也國家之兵最患於不精蓋以夷虜數侵車駕順數六軍奔走暴露於外訓習不時卒多偷惰今幸西北寧靖東南盜賊略平宜於此時詔諸將日加訓練如祖宗之法庶幾皆為

精兵而無冗籍之患也聖策曰吏員猥并而失職之士尚多臣聞國家全盛之時在京百司執事之多而幅員萬里州府縣鎮星分棊布今行在官屬甚少而河朔京東皆未收復江淮荆湖多焚蕩之餘人情例不願去則所謂員闕者極少矣然入仕之明反多於前前宰執侍從與文武官至正郎數倍於古例得陰補子弟軍功捕盜輸財納粟諸色雜流不可勝數則吏員安得不猥并而失職之士安得不多哉今日之策莫若嚴入仕之路使其流稍清其間已補授者擇才任使之餘則姑俟歲月寇難稍平疆土漸復則員闕自多然而為士人者義當體國方國家多事自應朝夕痛憤愧不能效死以平寇難豈急於謀身以失職為恨哉此不足煩聖慮也聖策曰田萊多荒而歸業之農尚寡臣聞今日國家所急以食為先若田萊多荒將何以給然田萊多荒者以民未歸業民未歸業者以州縣未得人也蓋自兵興以來今六七年諸路屢遭殘破人民殺傷之餘奔散他處若

非多方寬納招誘未易集也今幸寇兵不來盜賊亦稍衰息凡經劫虜之地慎擇守令寬其法制許以便亘專務招集流亡俾其歸業則田萊多荒亦不足煩聖慮也聖策曰嚴賊吏之誅而未能革貪汙之俗臣聞祖宗盛時公卿大臣以清德率勳在位皆節儉正直故天下化之崇尚廉耻當是時士人有敢取受雖半錢之微一玷清議則終身汚辱自崇觀宣和以來大臣或貪鄙無厭或驕淫侈靡開苞苴之門喪清白之節茲風一煽上下靡然故所在官吏招并納賄恬不為怪循公至今流弊莫革往往乘時乘亂廉節愈更不修况又流離道路久無差任一旦位官皆急於營私恣為不法陛下雖曰嚴賊吏之誅然不幸而敗者百無二三姦猾之徒能以巧佞或用貨利轉相請託則上下蔽蒙無由顯露巨愚欲望陛下任用監司必擇剛明公正者使察舉州縣賊吏而誅斥之苟得如范滂一到州境賊污自應羣風解印而去矣何待發摘哉更當戒諭公卿大臣皆務清儉以

警庶僚選精忠潔白之人進用於朝以爲激勸則人不獨畏法且知畏義而貪汚之俗可以革矣聖策曰優軍功之賞而未能銷濫冒之風臣聞賞所以勸有功也若行之不得其當則雖曰優之亦不足勸也昔司馬光有言有功者與之一金無功者不與則有功者必悅有功者與之千金無功者亦與千金則有功者必不悅由是以言賞不必太優唯其當而已近者朝廷軍功之賞失之太優或謂方國家患難欲得人人奮命立功若非優其恩賞何以勸之哉臣切以謂不然爵賞者君所以馭天下不可輕用君以爲貴則人貴之君以爲賤則人賤之人貴之則得者皆以爲榮而可爲有功之勸人賤之則得者不以爲恩而徒滋濫冒之弊臣所議者今日正當使人貴其爵賞以得爲難則各思自効豈可輕哉臣觀宣和間既平方臘使童貫譚稹奏功請求囑託貨賂公行富者雖無功濫就賞格貧者雖有功隱沒不供至今冒濫恩命無慮數百輩况在今日連年用兵緣功

賞推恩不無此弊臣又觀近日陷沒王事朝廷優卹其家固甚厚也然不問有無子孫多與恩澤遂至妄認親戚私相轉賣承信郎告身不過三五百千濫冒甚矣以此一事考之其餘可知豈非恩賞太優而致然邪臣愚欲望陛下自今以始吝其爵賞不輕予人嘗責諸將奏功必考其實無使復如前日之弊則冒濫之風可以銷矣聖策曰方今非外攘夷狄則不足以靖民取於民有制又不足給車徒之衆爲人父而擁其子則又何以保民而王哉臣聞夷狄者固中國之害也然空中國以事夷狄帝王所不爲陛下知夷狄害中國忍所以攘之可謂愛民之深而念取民有制保民而王可謂愛民之切此深探其本實帝王用心非不明治道仍闡事機也臣嘗讀唐鑑見德宗時兩京用兵府庫不支乃括富商錢令杜佑大索長安商賈賢然如被寇盜所得不多又括僦賃錢蓄積粟帛等四分之一百姓怨憤故范祖禹論之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庭以一

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自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虐民之命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臣願陛下鑒德宗之失察祖禹之論如臣前所言修其本以勝之使斯民知陛下憂之深而愛之切莫不心悅誠服歡欣感戴可使知者慮謀勇者効死富者輸財貧者盡力又何患車徒之衆不足以給之哉以此攘夷狄不失所謂保民而王者矣凡此數事臣固已略陳於前惟陛下詳擇而行之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如其不行則雖交戰于宵中寢而不寐當食而嘆終無益也聖策又欲臣等考夫前世中興之主施為次序有可施於今者祖宗傳序累世法度可舉而行者臣謂前世中興之主如聖策所詢者少康以迷奔之餘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能用其謀以收夏衆遂滅有過復禹之績不失舊物亦可嘉矣惜乎治迹書傳不詳臣無得而言若宣王見於詩雅功烈昭然固有可施於今而其志

襄善亦不純乎文武之序故箴規誨刺相繼而作臣猶不敢以此望陛下况若肅宗何足道哉蓋肅宗雖能收兵靈武克復兩京而豔后嬖臣專制內外無經遠之謀行姑息之政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實繇肅宗其施為次序豈足為今日獻臣考中興之主巍然成功有始有卒莫如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志驅烏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內幡然變而為漢至於首取卓茂以為太傅戒馮異安集關中及天下已定乃偃武修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興禮義宣教化表德行勵風俗臣願陛下施為次序專效光武實天下幸甚乃若祖宗法度在今日皆可舉而行臣試為陛下言之臣聞法莫大於便民方治平嘉祐以前海內富庶黎民安樂禮義興風俗淳豈非便於民邪熙豐一切廢罷專用新法將以便民不無擾民重以姦臣挾詭述之說欺惑主聽推行過當故卒致敗亂然自靖康至今朝廷每欲追復祖宗而群臣猶持異同之論牽制不決臣願陛下考祖宗

所以太平觀今日所以衰亂所行法令一以祖宗為本其間稍
有不便於今斟酌指益隋且革之使斯民復見祖宗之治顧不
幸哉臣一介草茅才識淺陋蒙陛下隆寬廣問恨無良謀碩畫
可以扶危持顛然有聖問所不及臣嘗過慮焉不得不弄其說
巨聞不阿之柄不可授於人人主之權不可移於下陛下將
肖平寇難協濟大功固資將帥之力然假借太過則權移於下
若乃忠臣義士專務以死報國終不失恭順之心其間有志滿
意驕或憑寵恃勢者不獨非朝廷之福亦彼之福也光武之興
咸會風雲奮其智勇者凡二十八人皆能以功名始終少見禍
敗者以光武處之得其宜也臣願陛下尚二三大臣深謀密議
預為駕馭之術厚其恩禮收其威權使將帥盡力愈奮朝廷體
勢愈尊則他日垂平之後可終保無虞中興之功復古莫及矣
臣狂瞽之言不識忌諱上干天威無任戰栗待罪之至惟陛下
裁之臣謹昧死上對臣謹對

集

卷四

論策一道

橫浦先生一

運獲奉大統六年于茲顧九朝未還兩宮猶遠
 夙興夕惕荒寧憫國步之久艱悼已事之失策虛心求治
 延子大夫于廷咨以當世之務冀聞長計以興
 大業將
 收其用非直循故事設科奉塞人情而已蓋
 古先
 之世承思治之民芟夷大患事半功倍少康
 一旅而復不夏宣王興義以隆成周光武三年而興漢祚肅宗
 再歲而復兩京皆蒙前人之緒撥亂反正若此其易也今賴四
 方黎獻胡戴躬列聖之澤未遠也朕焦心勞思不敢愛身以
 勤民然屈己以和戎而我狄內侵招誘以弭盜而盜賊猶熾以
 食為急漕運不繼而廩乏羨余以兵為重靈練未精而軍多

文五十一

冗籍吏負獲并而失職之士尚衆田萊多荒而復業之農尚寡
 嚴賦吏之誅而不能革貪汙之俗優軍功之賞而无以消冒濫
 之風方今外接夷狄則不足以靖定取於民有制則不足以給
 軍徒之衆為人父而自摧其子則又何以保民而王哉朕弗明
 治道仍暗戎幾凡此數者常交戰於骨中徒寢而弗寐當食而
 嘆也子大夫而國同患難久矣且考前世中興之主施為次序
 有切於今祖宗傳緒累世其法有可率而行者平時種李待
 問奇謀確畫本於自得可以持危扶顛者其悉心以陳朕將親
 覽焉

臣對臣聞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商道不衰何以見高宗四
 夷不叛何以見宣王漢元昌邑之變則何以啓宣帝唐元宮壺
 之變則何以啓明皇是以知君天下者遇禍逢命當以剛大為
 心死慮以憂憂自沮灼知此理然後可以知天意之所在矣臣
 嘗歷我前古其衰燬亂之君以謂莫善於漢宗莫不善於文宗

何以言之憲宗當唐室陵夷之際藩鎮跋扈王權下移乃能左顧右盼慨然起恢復之心不幸廷臣異議刻客在朝京師皇皇朝不諱夕惟憲宗當寧敦憤屏聲却欲討賊之心愈厲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淮蔡元和之功卓然為天下冠此以剛大為心者也文宗當昭愍之後閹寺執柄主威不宣豈能高奉遠蹈毅然有掃除之心不幸委任失當害及非辜甘露之禍言之使人酸楚豈非文宗遽以泣下露襟魂然飛索自比周赧又自比漢獻又自胃牙肉堯舜又自縱酒以傷其生悲辛愁苦不復以朝廷為意此以鷙憂自沮者也故臣當斷之曰若憲宗可謂知天意之所在若文宗者又何足而論天意哉蓋禍亂之作正聖人奮勵之時也何至以鷙憂自沮乎今陛下痛九廟未還兩宮猶遠又憫臣步之久艱悼已事之失策然深察禍變之故是乃皇天所以啓至聖也伏惟陛下謹之重之以剛大為心无遽以鷙憂自沮庶幾尚商高宗周宣王漢宣帝等相揖於千

載之上合皇天所以昇付之意不勝日子至願然以剛大為心者要當夙興夜寐慈衣菲食屏遠便佞登崇俊良好切直之言戒声色之感先定規模以定大事臣觀古之聖人將大有施為於天下者必先默定規模而後從事其應也有候其成也有形非若順風揚飄止求快意而无所歸赴也商君之法非良法也然而規模先定故能兵雄天下臣服諸侯蘇秦之術非善術也然而規模先定故能合六姓之異却彊秦之兵淮陰對高帝以比李將軍擊者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死一不如其言者規模先定故也耿弇對光武以定漁陽取涿郡還生富平而東下青兗一不如其言者規模先定故也伏惟陛下以剛大為心而康庶事廓廓規模固已定於聖心而又元氣自前世之君觀之固有滿假而自大以速天下之禍也陛下不然乃搆謙天居躬御便殿親頒德音以問之君為問至於攘夷伏弭盜賊足食練兵道死官復

農業革貪汙而消冒濫寬民力而給... 中興之術... 宗傳緒之法度下詢於承學之士曰本於自... 者此有以知陛下用心之効也臣雖智識淺陋然而仰見規模宏闊深大輒整冠肅容再拜稽首曰疇敢盛哉有君如此天下何憂乎宗廟社稷何憂乎二聖大宮暫寤繼嗣亦何憂乎臣學術至空虛也然忠憤所激敢不敷陳... 見上禪日月之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古先... 經中微之世承恩治之民芟夷大患事半而功倍少康一旅而復又有是宣王興襄以隆成周光武三年而興漢祚肅宗再歲而復兩京皆蒙前人之緒撥亂反正若此其易也臣有以見陛下規模宏大... 所以為中興之本也臣聞禹有治水之德民心懷之故其有天下也十有七世歷年四百六十有二少康一旅而復有... 者祖宗之德在人也稷有播種之德民心懷之故其有天下也三十七世歷年八百有餘宣王興襄以隆成周者祖宗之德在人也漢高祖有寬仁之德在人故其有天下也二十一世... 歷年至踰四百然則光武三年而興漢祚者豈非蒙高... 德哉唐太宗有仁義之德在人故其有天下也二十四世而歷年... 及三百然則肅宗再歲而復兩京者豈非蒙太宗之德哉皇... 一祖六宗英靈在天功德在民中興之運正歸今日儻能據此規模濟以兢謹果何往而不可乎伏讀聖策曰今賴四方... 獻味戴躬列聖之澤未遠也朕焦心勞思不敢愛身以動民然屈已以和戎而戎狄內侵臣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知祖宗之德士民之歸將乘此時為兩宮中國雪積年之耻也臣觀金虜有必亡之勢三夫好戰必亡夫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而金虜皆... 有焉臣請為陛下歷陳之始皇併吞六國可以止矣... 心快... 復征南越曾不知驪山之役未成而二世子嬰已... 害而... 滿矣此以好戰而亡也隋文帝遠平江東可以止矣... 而... 我篤征遼曾不知錦帆未過隋渠而大盜已據其都矣... 亦... 而亡

也秦蠶繭金虜亦何足以秦隋比顧論好戰必亡因以及之夫葛爾亦癘巨事高麗故事契丹中國視之如屏虜漢如髮漢漢國何足以汗齒牙乃不自循分陸陸而爭一書而三矣越二今三十餘載矣適國家當此否道乃我工略侵我中國奪我兩河又擣我都城又要我二聖又淮右踐我疆嗚呼悲夫積骨如山矣流血如河矣夷城也盡矣皇天既昭滅亡無日此臣所以言好戰必亡也西晉之亂匈奴鮮卑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劉元海石勒慕容儁之疇皆以絕異之資驅駕一時之賢務其疆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覆亡相繼不過一傳再傳何也夷狄之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心固安於法也而苦於為夷狄之行君臣相戾上下不安雖建都邑城心其心安也然常若寄寓於其間其能以乎秦漢之君亦何足以及之夫其元既滅契丹復陵中國意論失其故俗因以及之夫其元既滅契丹復陵中國意

文五十四

四

將誦詩讀書佩玉鳴鸞效我中國之制亦祚帶冠爰居聞樂想其憂愁無聊如被五木而居九地終身不快卒於死而已矣此臣所以言失其故俗必亡也始皇賊韓張良奮椎擊其車朱此僭號段秀實提笏中其額天下之人其視金虜誰不欲寢處其皮而食其肉顧其路無由耳今虜我中國士庶入於窟穴固亦有豪傑慷慨之士欲圖之久矣而又罵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有囚徒之耻將見有憤惋鬱結而思變者矣此臣所以言人心不服必亡也區區一劉豫欲收中國之心嗚呼愚哉中國之心豈易收乎彼劉豫者何為者耶素無勳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君親而委身於夷狄爾豈鑑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然金虜雖有必亡之勢而我有心與之理不可不講也臣觀古人所以謀人之國必有一定之計越王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六國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離間其君臣而已今越之計秦之計高祖之計宜以第

而用也當先用越王之法驕之使其後心肆意無事
滅之將見權臣爭彊篡奪之禍起矣臣請備論越王所以取吳
之術惟陛下聽之范蠡曰甲辭厚禮以驕之越王則自稱曰草
鄙之人自稱其國曰貢獻之邑范蠡曰玩好女樂以驕之越王
則先之以皮幣隨之以管籥使大夫女女子于大夫士女女子于士
其稱吳為天王者范蠡使尊之以名也其請親為前驅者范蠡
使以身為市也今日之驕虜當損益其法可也嗚呼越王含辛
茹苦志在報吳非篤志之君其孰能之以民之不蕃而兵之不
給也乃下令於國中曰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取少妻女子十
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則罪其父母生男子也賜束脩一犬生
女子也賜束脩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支子
死當室者死則哭泣之葬埋之如其子也載脂與梁以食孺子
身耕妻織以裕國人國人荷其恩感其德憤其土地之狹而憫
其會稽之耻也於是父兄請戰不許父兄則又請戰而致其辭

曰越四封之內其視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讎臣而
思報君之讎其敢不盡力乎及其將行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
勉其夫曰孰為是行也而可無死乎陛下欲滅金虜當先結吾
民之心可也越王之在國也觴酒豆肉以分左右飲酒不盡味
聽樂不盡心求以報吳今陛下有是乎病者問死者葬老其老
長其幼慈其孤求以報吳今陛下有是乎富者安之貧者與之
求其不足裁其有餘求以報吳今陛下有是乎南事楚西事晉
北事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今
陛下有是乎如其有也天下幸甚若猶未也伏願陛下勉之越
王歸國四年憤祖宗之讎思欲一戰以快心范蠡曰未可也五
年而吳王信讒喜優憎輔遠弼又欲乘其間以伐吳范蠡曰姑
待之六年吳王殺申胥又欲乘其間以伐吳范蠡曰姑待之七
年而吳國蟹稻不遺種又欲乘其間以伐吳范蠡曰姑待之今
之金虜雖有必亡之勢三然而信讒平喜優乎惰輔而遠弼乎

曾殺賢如申胥子胥有天災如蟹稻不遺種者乎必也俟其天時去人車失然後可以圖之越王歸國二十五年乃得舉兵以遂其志其舉兵也必智以度天下之衆寡仁以供三軍之饑勞勇以斷疑而決大事又后甯使之審賞苦成使之審罰大夫種使之審物大夫蠡使之審備大夫臯使之審聲其將行也則背屏而立委大人以內政背擔而立委夫人以國政其至軍也則斬通行賂者又明日徙舍則斬不從令者又明日徙舍則斬不用命者又明日徇軍則歸無兄弟盡在軍者又明日徇軍則歸有昏眊之疾者又明日徇軍則歸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令者雖列國之君不足以爲今務然其禁密如此亦可喜也故能一戰而敗吳於圍再戰而敗吳於泓又戰而敗吳於郊夷其城掣其庭墟其廟以雪積年之耻陛下欲報金虜願觀其用心而以越王之法用之不亦可乎伏讀聖策曰招誘以弭盜而盜賊猶熾臣有以見陛下規模宏大欲攘夷狄而先

靖中國也臣聞唐太宗之說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爾當去奢從儉輕徭省賦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韓愈之說曰刺史不得其官觀察不得其職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而爲盜也亦幸矣此皆論良民爲賦歛所困故不得已而爲盜爾今日之事則又甚於此其橫行於州郡嘯聚於山林者類皆軍兵爾此曹在太平時怙首安尾惟上之令不幸中國多故朝廷權輕何爾動輒怨怒耶而一夫唱亂百夫從之百夫唱亂千萬人從之然使吾無間而可入則朱滔不能起盧龍之卒而李懷光不能疆邠寧之兵今其所以一呼響應者其心不服也其心所以不服者無乃吾恭儉未至乎用人未當乎賞無功而罰無罪乎昔唐德宗叔象豹出宮人以恭儉服天下罷常袞用崔祐甫以用人服天下賞繼青將士以折其奸謀杖邵光超以懲其貪嘗又以賞罰服天下時李正己持兵十五萬雄視山東其將士

德宗所爲如此皆投兵相顧曰明天子出矣吾輩猶天乎不特此也吐蕃恃其疆大以凌侮中國非一日積也德宗即位使者歸告其國主曰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威德英武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遣使入貢天德宗恭儉委任信賞必罰行於戶庭之間而疆蕃悍卒自格於千里之外使其恪守此心終始不變則正觀之風亦不難到柰可其自敗壞也臣願陛下篤恭儉謹用人明賞罰以收天下之心若曰我有甲兵可以誅其不服我有招降可以俟其改過誠恐去一大盜其士卒未已也誠能用臣之說非特悍卒格心而蕃戎亦且悔過也故臣以太宗韓愈德宗之事爲獻伏讀聖策曰以食爲急漕運不繼而廩乏羨餘以兵爲重選練未精而軍多冗籍此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知兵食之不可不慮也臣以謂漕運不繼宜選財賦之官選練未精宜責將帥之職唐代宗以國用乏饋餉紛紛獨得一劉晏軫山海兼商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貲而軍用以給以財賦得其

人也臣愚欲於常賦之外創置一司名曰軍興凡關而權酷載在有司者不與其數獨變通有無權制輕重使利歸公上敘不及民出入錢穀拘檢簿書則付之士類書符檄規低昂則付之皂吏明敏精悍如劉晏輩實司其職夫何憂漕運之不繼乎馬燧之在河東也馭馬斯役教以騎射制甲有長短之等造車爲行止之宜比及二年得精兵二萬以將帥得其人也臣愚欲於冗兵之數創置一軍名曰精銳凡攻衝戰鬪功在有司者不與此選獨招降之兵擒獲之兵悍弓矢戈矛隨器而使有能者則書之尺籍其無能者則驅之屯田擇疆力勇毅如馬燧輩實司其職夫何憂選練之未精也伏讀聖策曰吏負狠并而失職之士尚衆田萊多荒而復業之農尚寡此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知吏農之不可不慮也臣以謂吏負狠并宜行磨舉之法田萊多荒宜行屯田之法昔沈既濟欲宰臣叙羣司州郡辟僚佐其意欲無失職之士也臣愚欲使宰臣精選太守郡使者之職若

群僚則太守辟舉若監當若巡尉則使者辟舉舉而不當重者
褫其職輕者罰其金吏部臺諫得以糾正之每辟一人則具二
人以待之補者既上則又辟一人以待之前後相承雖怠者亦
勵夫國家所以設官分職將惟賢才之求非為爾衣食之資也
志在衣食胡不為工乎為商乎為農而力田畝乎胡為在搢紳
之列也夫責之以士人則朝廷待之亦不可輕凡太守監司之
赴官也若內若外皆陞辭而後行監司為一輩郡太守為一輩
當行之日陛下親御正殿借辭色告監司則曰一路官吏實汝
之托告郡守則曰一郡官吏實汝之托汝當夙夜以思宣我所
以愛民之意予以大賚報有功亦有大罰懲不恪庶幾賢才並
用則失職非所慮也昔邵艾欲行陳穎以東屯田兩淮得穀五
萬斛共意欲得復業之農也臣愚不敢遠引且以鎮江一路論
之屯兵江口無慮數萬人就以二萬人論之人必有家家止五
人人日二升日計二千斛月計六萬斛則歲百萬斛矣顧此之

辨五十四

八

運非由天降非從地出皆當取之於民三吳之間旱暵仍歲長
淮以北草莽連雲去歲到今米斛千餘今此下民誰救其迫而
又追需急於星火筆械酷於秋霜開元屯田之法振武屯田之
法不知其可用乎動官八品以上前資七品以上此建官之法
也土柔則五十畝而一牛土剛則二十畝而一牛此耕耨之法
也如是之法出於開元募人為十五屯屯置一百五十人令各
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極雲州界中出入河山之險八
百餘里寇來不能為害人得肆耕其中如是之法出於振武臣
願自淮以北開置屯田參開元振武之法非特足以招復業之
農而軍儲所資亦足以寬其憂矣伏讀聖策曰嚴賊吏之誅而
未能革貪汙之俗優軍功之賞而無以消冒濫之風此有以見
陛下規模遠大欲清流俗而懲僥倖也昔毛玠為尚書而士大
夫不敢鮮衣美食楊紼為宰相而豪貴功臣為之齋潔毀第減
車馬賊吏貪汙流風慙矣臣願陛下去聲濞色弱儉節用以勸

朝廷朝廷宰相卻苞直斷貨賄以勵猶昏而懲狡吏又何患貪
可之弗並乎昔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踵於門大
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請者皆如所欲而去代宗欲得士
大夫之不阿附者為已用乃擢李栖筠為御史大夫事出主意
宰相不知縉等由是稍絀且今欲用此策以消冒濫可乎凡大
將以功來上陛下親據其中一二人宴見而勞問之果有功者
優加拔擢其或言語不倫事涉誕罔者痛加懲斥又何患冒濫
之弗消乎伏讀聖策曰方今外攘夷狄則不足以靖民取於民
有制則不足以給車徒之衆為人父而權其子則又何以保民
而王哉此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恤民如是之深也且伏讀聖
問至此不竟涕泗交頤仰知陛下仁心如天地之大而天下弗
知也且觀濱江郡縣為守為令者類無遠而陽羨惠山之民何
其被酷之深也率斂之名種類閔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
未已又行折八折八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湮實湮實

虛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
前日桑麻沃潤雞犬相聞今為狐狸之居虎豹之宅蒼煙白露
弥望蒲野被所謂守令獨抵几而言曰與其委之於盜賊孰若
輸之於國家嗚呼安得此委巷之語乎堂堂國家而下比於盜
賊不忠之罪莫大於此矣夫節財即生財之道也今藩方大使
各置使臣收召親戚竭民膏血以市私恩或曰準備或曰幹辦
者不知其幾人也色目紛紛難以數舉凡醫巫卜祝之流皆在
其選又諸縣添置武尉尤為無用見敵則走小勝則殺貧民以
要功居山則賣私茗濱海則鬻私鹽未及交付則已捕之為已
功矣不知平時剝膚椎髓斂怨招讎以廩此曹果何謂哉且願
陛下明降詔書戒飭藩方罷去武尉以蘇凋瘵此亦保民之道
也伏讀聖策曰朕弗明治道仍暗事幾凡此數言交戰於胷中
徒寢而不寐當食而嘆子大夫與國同患難又矣宜效前世上
興之主其施為次字有切於今者祖宗傳緒素出其法有可舉

而行者日平時種學待問奇謀碩畫本於自得可以持危托顛者
其悉意以陳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謙冲退托將
以追配前王紹述祖宗旁搜遠取以盡愚夫之慮也臣竊謂
與之主大抵以剛德為上是故震伐鬼方者高宗之剛有嚴有
翼者宣王之剛信賞必罰者宣帝之剛起起雄斷者元武之剛
也陛下之欲中興當以剛德為主去讒節慾遠佞防姦此中興
之本也祖宗傳緒之意大抵以儉德為主恭聞仁祖服浣衣震
絕力行恭儉不忍費一毫以傷民力至今父老言我仁祖必
亡下露襟蓋儉必仁仁必能感天下陛下欲紹祖宗當以儉德
為主珍奇弗御玩好弗求此祖宗之意也夫攘夷狄弭寇盜足
食練兵澄冗官復農業革貪汙而消冒濫寬民力而給車徒者
臣以一言而該之不過曰剛與儉而已然剛儉之德聖心自明
天下猶未信者何也臣竊有說焉臣嘗讀左氏傳見呂甥論君
子小人情狀於秦穆公何其切至也其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

子惡以為必歸又曰小人曰秦豈歸君君子曰秦必歸君又曰
小人曰必報讎君子曰必報德夫士人所見高遠故其言多怨
小人所見淺狹故其語易深善夫孟子有曰百姓皆以王為愛
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夫百姓以齊王為愛牛以小人之見每
如此也然小人滿天下而所謂士人者幾何雖家直一喙言提
其耳不能勝衆多之口也則人主於食息警效之間其可以非
謹乎夫文王一飯武王亦一飯文王再飯武王亦再飯是武王
以身試文王之安否也蓋一飯則我力微矣今吾親一飯而已
力不其微乎此其所以可憂也再飯則我力彊矣今吾親至於
再飯無乃壽考之期乎此所以可喜也夫武王之於文王如此
若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
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
乎盛夏之際風窸水院涼氣淒清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
邊蠻蠻擁蔽不得共此踈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

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勁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煖獸炭
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委文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
陸飽珍奇必投筋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
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穹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
居其能安席立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
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
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
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掃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所
以知陛下者如此若小民之心則不然以謂搜攬珍禽驅馳駿
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此臣所以食不甘味寢不安席
不量微賤思為陛下雪之也深察其言蓋亦有自焉唐閻人仇
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教以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
令以奢靡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成無暇及他事又曰謹勿使之

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知憂懼則五輩踈斥矣其黨拜
謝而去此術既行卒使天子昏惑於上大臣壅蔽於下兵柄在
手官爵在手廢立在手至自稱曰定策國老而稱昭宗曰門生
天子嗚呼不臣之態臣豈忍陳於君父之前彼私求禽馬動以
陛下為名此臣之所以耻也又何怪乎小民陛下欲尊踈宸極
澤及寡區何不友其術而用之勿為其所陷也且閹寺聞名國
之不祥也是以弄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語
孺子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唐而唐危今此曹名字稍稍有
聞此臣所以憂也竊惟方乘之尊深居邃宇方機之暇何以為
情賢士大夫宴見有時矣官官子女安居前後矣有時者易踈
前後者難閒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復門
戶之私凡交結往來者有禁敢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
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歸論古今之成敗追求典故歷訪民情
不在於分文析字綺章繪句為畫星之學以取天下之名也嗚

呼清湯帝陳後主豈曰不文適足以亡國而已果何補於人主之學歟臣願陛下之為學也見前世道德之主英明之王則瞻之仰之退而自省曰吾其以此為規乎見前世暴虐之主則震焉沮焉退而自省曰吾其以是為戒乎讀賢臣傳默觀百僚中有類是者任之勿疑讀佞臣傳默觀左右有類是者誅之無赦又之不倦將聞闈寺之言見便佞之態如狐狸夜號而鳴梟晝舞也則陛下之聖德進矣昔唐憲宗卓卓為中興之主其必有以也及觀其與宰相論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請退憲宗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游者獨宮人宦官爾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此其所以興乎臣聞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陛下勿謂深宮密殿万事無迹也然善惡未究四海已知歷觀前史所載宮闈之謀牀第之語想見時君以謂宮中不得而知也而况外庭乎外庭不得而知也而况天下乎然而故如日星不可掩沒卒為天下後世之所嗤笑嗚呼其亦可畏也哉故古

人有言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謹獨之學其用甚大陛下不可不知也古之聖人所以端拱而四方萬里日趨於治天地清明日星循軌百穀用成蠻夷率服用此道也心一不善足以傷天地之和心欲悔過固已同天地之德古之聖人所以趨眾善之門而得改過之要者不過聽諫一路而已此臣所學於師蓋以為持顛扶危之術也舜瞽人也而益戒之以罔游于逸罔淫于樂武王亦聖人也而召公戒之以不矜細行終累入德以至禹有善言之拜湯有改過之稱漢高祖何人也止能聽諫故能成四百載之大業唐太宗亦何人也止能聽諫故能成三百載之洪基至於商紂殺諫臣其祚終微於祿室成帝殺諫臣其祚終移於王氏明皇殺諫臣其祚終微於祿山一殺諫臣真若無與於治亂也然亂臣賊子苛政虐刑一切不得聞也不亡何待乎故臣願陛下先以謹獨為心後以聽諫為意優借言路以旌直士之風以至遠闈寺親儒臣以成就規

僕之六此臣所望於陛下也。豈茅賤士充賦在庭者志在「第
爾獨臣不校愚賤妄議國體負罪於不可赦可謂愚矣。然臣聞
天下之事宰相能行之諫官能言之職不在此。雖抱奇策擁雄
材無路可進卒於老死而已。伏惟國家策士之制上自公卿之
子弟下至山林之匹夫皆得自竭以罄其所懷。非天子黜陟賞
罰之吏而得議百官之長短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推財
賦之多少非天子帷幄將帥之臣而得論兵革之彊弱則夫至
相諫官之事一旦得以詳說而悉數之而臣何敢無說以處于
此。又况晏子一言而使齊侯省刑田千秋一言而使武帝念太
子柳伉一言而使代宗黜程元振誰謂皇皇大宋無其人乎。卑
陶謨曰天叙有典是父子之間君臣之際無非天理也。臣處閭
閻之內勉明孝道久矣。今自山林中來望見陛下突兀孤忠卓
然發於悃悃不可遏也。此蓋天理自然無足怪者。臣或志在爵
祿不為陛下「一言臣誰欺欺天乎。故臣寧吐一言退受鈇鉞之

十三

誅於司敗不忍欺天以昧此心也。惟陛下幸赦其愚。臣謹對。

